

勞動界

第十五冊

九十年十一月廿一日

七日一册 每星期日

出版 每册銅子二枚

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

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

演說

此時勞動運動的宗旨

陳獨秀

現在中國底勞動運動，無論官場如何禁止，無論沒良心的學者如何否認，可是他已經發生了。將來的結果，我想總不至於像民國元二年的這班工黨什麼勞動黨一樣。要問將來的結果，先看此時的宗旨。此時勞動運動應該抱一種什麼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評論上說過：

「我們如果要從事於勞動運動，就上海說，當然要把上海勞動者的實際問題拿來打算。」

倘若真是爲勞動運動盡力，就應該暫時不要用甚麼政治的罷工來運動工人。因爲那種空空洞洞無頭無腦的政治運動，就今天上海勞動者本身上講，實在不感觸甚麼必要。現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緊的，就是生活改良。離開了改良生活的問題，無論甚麼事他們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勞動運動至少都要勞動者本身的生活改良了多少，慾望增進了多少，他們自己感覺到「由工人管理工廠」「由生產勞動者占有生產機關」的必要，懂得這些意思然後才能發生，着手運動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們對於這些問題，研究只管研究，宣傳只管宣傳；實際的運動上，就不能不暫時擱開，把全副精神放到勞動者團結和改良生活條件的問題上面去。」

李陶先生這一段話指示此時勞動運動的宗旨，我覺得很恰當。此時勞動運動效果帶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勞動者不能夠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會由於小政客發起的居多，所以開起會來總是穿長衣的先牛們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麼工界代表在什麼國民大會策進會裏笑話鬧夠了，勞動界諸君快快覺悟罷！諸君若真心從事勞動運動，務必專心在工會組織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夾雜着政治運動來出風頭，那結果必然和民國元二年的工黨勞動黨一樣。政客式的工會呀！我禱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滅，未成立的別要發生！

●女子問題和勞動問題

近來一班青年，對於女子運動很熱烈，甚麼女子教育問題，女子擇偶問題，女子離婚問題，女子剪髮問題，都狠有一些聰明的意見顯現在日刊上或別的定期刊上。這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這種家庭解放的議論，大半脫不掉『哀求式』底慣習。譬如對於女子教育問題，總是希望父兄肯給施與，女子擇偶，希望父兄不加壓迫。這種『哀求式』底論調，在特種情形下面，我知道也很有效，女子底幸福也能夠因着這種議論稍稍有點進益。可是那『哀求』無效的呢？不是手段窮了嗎？

對於這問題，論者或許回答說可以脫離家庭。

不錯！脫離家庭。脫離了家庭，家庭的鎖鍊，自然立時脫却。

但是工廠底鎖鍊，却是候着伊了。女子底工錢比男子賤得多。男青年一時跑了進去，不久就因為太苦，都要跑了出來的工廠，你們能夠站得住，吃受得去嗎？

一定是吃受不去的。那麼，

女子問題，最後的難關，還是個勞動問題。

熱心女子問題的諸君怎樣？

你們肯替香水洗面的小姐們講解放，却不肯分點精神，給煤烟衝鼻的女勞工談改造嗎？

小說

●一個東洋車夫底日記

吳乾慶

我是一個北京拉車的車夫。說起我的歷史，無非是些生活上苦痛，但是要寫我的歷史，只要將我的日記寫出來就得了。

我十八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就一病死了。在我父親死的時候，家裏是沒有恆產的，祇有我父親生前積蓄下來幾塊錢，除了收斂埋葬而外，就一個沒有得多了。但是家裏雖是沒有錢，是有了三口，的過活；一個是老母，一個是兄弟。所以我不去做活，三個人立刻就餓死了。但是我做什麼生活好呢？做生意是要本錢的，我身邊一個錢都沒有，是一定辦不到的，不必說了，只好去拉車罷！

這天是八月中秋，是每年的一個佳節。有錢的人，逢着這種佳節，都是很有趣味的；喝酒，吃肉，逛公園，隨便的尋樂，我呢？是不必說了，一清早起來，仍舊把車子拉到外邊去；因為我天天拉車，只夠家裏的吃喝，並沒一個多下來的，所以一天不拉，就要餓一天的肚子。我拉了半天的車，因為跑得太快，所以就覺得困倦起來，就在路旁，把車停下，略略休息休息。在我休息的時候，我心裏立刻想起一件事來；就是世界上，大家都是般的人；爲何有錢的人，就可以坐車省氣力；沒有錢的人，就應當賣氣力，給有錢的人做牛馬呢？而且他們爲什麼有錢，我爲什麼沒有錢呢？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來一個道理；後來我又尋到賣買，拉了一個客人，忽然又逢着一個拉車的，一瞧，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老友；於是同他一面拉着車，一面談着話。他問我道：『魁兒！你今天賣買好不好？』我說

：『還不錯你呢？』

他說：『我才得了十來個銅子咧！』

我忽然想起前回所做的事情，便隨

口問他道：『老張！』

我有一件事請，要求你解釋解釋。』

他說：『什麼事？』我就把我

前回想不出道理的那二件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道：『我道是什麼事情，原來是這個，我告訴

你吧：他們有錢是他們賺錢的法子好，我們沒有錢是我們賺錢的法子不好。他們有錢當然

可以好吃，好穿，坐車，騎馬，我們沒有錢。只好拿着氣力碰幾個錢來過活。』

我一想

到亦不錯，但是我時常看見我那隔壁王少爺，天天逛公園。吃大菜，一點事情也不幹，他

的錢是那裏來的呢？

我又將這個意思告訴老張。老張道：『這是他父親生前積蓄下來的。』

我一想

。我一想原來父親有錢積蓄下來，兒子就可以快活了。那麼我的父親為什麼不積蓄一點

下來給我呢？真是可恨的事。

今天十一月初三，清早出來，真是冷得不得了，還好有一件破棉襖，倘是沒有的，就

活活的要凍死了。但是天氣愈冷，坐車的人愈少，我的生意就不成了，而且不跑路我身上

的寒冷，就更覺得加倍起來，所以到了冬天，我的生活，就覺得難受了。我想世界上的事

情，真是不平得狠，你看那些有錢的人，藏在家裏，穿起皮袍，還要生起火爐，吃的喝的，

一點也不要操心。惟有我們這種生活，真是無春無夏無秋無冬，一天不吃苦，就要餓肚皮

，想來真是可恨。

夏天的時節，我的苦症，比冬天是差不多的，不過一寒一熱的各別就是了。春天同秋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天，我是很歡喜過的，天氣不寒不熱，而且出外逛的人，再沒有比這個時候多的了，所以我

的生意，亦是在這個時候最好。

這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裏，看見我母親睡在床上，我走到牀前，問道：『母親你怎麼沒有吃飯就睡覺呢？』我母親說道：『我覺得身子發熱，頭痛得很，大蓋受了寒了』。我知道我母親病了，立刻出去買了一點白糖，一點蘇集，給母親表一表寒氣。我母親睡在床上，對我說道：『魁兒！你今年是二十二歲了，應該想個法子，餘幾個錢，將來娶一房媳婦生個孩子，接後嗣，我是老了，萬不能給你娶了』。那時候我只有一言不發，聽我母親獨自一個的說下去，後來母親睡着了，我細想一想，媳婦實在不可不娶的，這是人生第一件要緊的事情，而且我常常聽到一班老前輩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以我不得盡力起來，打算餘幾個錢，娶個媳婦。

過不了幾年，我果然把媳婦娶來了，但是我別個娶了媳婦，是很快樂的，我却是如同加了一層地獄似的，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我娶了媳婦，家裏的吃喝，不免增加起來，雖則天天出去得早，回來得遲，還是不夠。現在我是病起來了，我的病當然是爲了勞力過度而來的，不必說了，但是家裏因爲我病了，不能做活，所以大家只有硬着肚皮的餓。我要問一問我自己，爲什麼弄到這樣的地步呢？

讀者投稿

●打破工頭制度的商榷

沈一明

我是一排字工人，我現在某某印刷所做工。我們排字工人受工頭的害著實不少。茲我把他——工頭——的弊處先說一說，然後把打破工頭制度後的辦法再來商榷一下，並請我們同行快些起來改革改革。那就是我們工人的福音了！

我現在所做工的印刷所，賬房發來的工錢係每千字三角，但是三角錢，並不是完完全全放到我們——工人——底袋裏的，因為有一扒手——工頭——從中偷了些去。我們工人實在所得的不過五六七八成罷了其餘都歸扒手拿了去了！「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工頭安坐無事，竟白由我們辛苦得來的血汗錢拿了些去，豈不是比盜竊更可惡嗎？資本家拿我們的錢，他還可說機器材料要他底錢買來的，房租一切消耗是他担任的，他——資本家——拿了我們一點剩餘，我們——工人——倒還可以原諒的。這工頭實是我們一個資瘤，是我們一個漢奸，平時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我們——工人——有不平的事，既不能代我們——工人——設法抗爭，反幫同資本家來凌辱我們。以如此可厭的人——工頭——白白送他錢享用，可心服嗎？這不公平的事，真令人心痛呢！況且做工頭的資格，並不是特有十分本事的，我們——工人——底技術，實在比他高明得多。不過他因緣時會，善拍馬屁，拍着一個資本家，故此得來攬作威福。以近世底趨勢看起來，這種拿錢不做事的工頭萬無存在的必要了。

現在我再把工頭制度打破後的辦法，再來說一說。工頭制度之成立，他本來有兩個原

因：一因資本家初時沒有法子，尋找工人，所以憑一認識的工人，託他引薦工人。於是被引薦來做工的工人，便變成那引薦工人這一個工人的附屬物了，聽他指揮了，奉他爲工頭了。這便是工頭成立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因爲資本家恐怕工人有不端行爲如懶惰，偷竊等事——於是託一工頭管理，由他負起責任，這便是工頭成立第二個原因。但是工頭制度打破之後，我們可馬上組織一個『印刷工會』，就以這『印刷工會』來代替工頭。工會裏面設一『介紹部』，如有人欲雇排字工人，可向『印刷工會』代雇，『印刷工會』並可擔保工人的人格，對雇主負點責任。雇主相信一團體，比較相信一個人，當更爲願意。至於雇主與工人兩方面如有意見爭執，可到『印刷工會』去評理。加此辦法，大家有益了。較之現在的工頭一方面欺瞞雇主，一方面凌辱工人要好得許多呢。我的弟兄們呵！快起來！快起來！把我們的障礙物——工頭——除去！

今日勞工底責任

陳爲人

現在最勞苦最可憐的人，不是我們勞工嗎？弟兄們呀！我們要減輕我們的勞苦，要增高我們的生活，要脫離資本家的奴隸，要得到『那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樂境，這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要我們自己努力去做的呢。

弟兄們呵！我們的責任既是這樣大，我們爲甚麼還要歛恨吞聲的服從那資本家，不去實行社會主義，不去打破那資本家的階級；難道我們自己不去奮鬥，還望別人來替我們奮鬥

嗎？我們要知道，實行社會主義，是我們勞工的責任！何以故呢？富翁豐衣美食，他是不能去講什麼社會主義的；官僚，武人，他是作威作福，不能去講什麼社會主義的。只有我們勞工們，知道資本家的萬惡，知道現在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大家想想，實行社會主義，是不是我們勞工的責任？

我說到這裏，我要自己問我，『無權無勢的勞工，怎樣能夠去與有權有勢的富翁，官僚，武人爭鬥；怎樣能夠去實行那社會主義？』咳！富翁，官僚，武人的衣食銀錢，是我們勞工供給他的。我們一旦佔了工廠，停了供給；他們怎樣能夠生活？呵！他們是我們的寄生蟲罷了！寄生蟲能夠永遠存在嗎？

我們怎樣才去實行社會主義，這是我們應當討論的，我於今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面，大家研究。

一，組織勞工十人團，十團舉百代表一人，百團舉千代表一人，以眾固團體，一致行動。

二，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分薄資本家的餘利，每人每日投資儲蓄，創辦勞工工廠，三，要求資本家減少工作時間，組織勞工學術研究社，討論一切公共的建設布置。總之討論的事項很多，以上三種，不過我認為急須着手進行罷。

弟兄們！我們的事，總要去總犧牲，才有總結果。

國內勞動界

●長辛店工人發起勞動補習學校

國 燕

長辛店雖北京有三十里路程，是京漢路惟一的重要鐵路工場所在地，有工人三四千人。地方雖然是很小很不開通，但是工人們是很熱心很有見解的。這地方從前所組織的各界聯合會救國十人團等會，都是工人做中心，救國十人團有工人的團員五百餘人。他們屢次贊助學生運動，每次為公益的事情捐款，總在百元以上，從此也可見他們的魄力之一斑了。而且現在還正在進行勞動團體的組織，預備和上海及各埠的勞動者——他們最親愛的朋友——聯絡一致，並進於與全世界的勞動者握手。現在他們覺得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就由十幾個最熱心的工人自動的發起一個勞動補習學校，不久就可開學。他們的募捐啓事和簡章等，我現在把他錄在下面。各處的勞動者，你們看看他們的精神，是怎樣的好呢！

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募捐啓事

我們為什麼要辦這個學校呢？看下面簡章第一條就可以知道，此處不再辭廢了。有人要問長辛店不是已有「勞動高等小學」「工界國民學校」「女子國民學校」……幾個學校嗎？何必添此一個。我們答：「高小」「國民」「女學」僅限於兒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尙那

們多、長辛店爲鐵路工場所在地，勞働者亦復不少。請問這一大部分人，到何處所，覓何機會，可以領受一點教育呢？現在的潮流，『教育，不論是資本家，勞働者，老頭子，小孩兒，都應該領受的』差不多已成爲世界教育的中心意義。何獨於長辛店地方兩樣呢？同人等根據這個理由，所以發起這個學校。不過我們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經濟上的援助。熱心的先生們啊！務望你們『解囊捐輸』，使此校得以成立，那麼，不僅同人等之幸，而長辛店的勞働社會、『獲益』尤爲不淺啊！

附錄簡章及預算案於下：

(甲)簡章

(一)本校定名爲長辛店勞働補習學校，以增進「勞働者」和「勞働者的子弟」完全知識；養成「勞働者」和「勞働者的子弟」高尚人格爲宗旨。

(二)凡身體強健，身家清白的勞働者，不論年齡大小和識字與否，都可入學。

(三)本校分日夜兩班：夜班爲「勞働者」而設，日班爲「勞働者的子弟」而設。每班暫定八十人，分組上課。

(四)本校課程：夜班注重國文，法文，科學常識社會常識「工場和鐵路知識」。日班與普通「國民」「高小」課程略同。

(五)凡本校學生，概不收學費；並酌量津貼書籍用具等物。」

(六)由本校創辦人和熱心贊助人，組織校務會議，主持本校一切進行事宜。

(七)本校設駐校辦事員一人，由校務會議選任之執行本校事務。

(八)本校教員，由校務會議聘請熱心勞働教育者担任之。

(九)本簡章如有不適不盡之處，得由校務會議隨時增脩之。

(乙)預算案

(一)開辦費

1. 製桌橙三十張洋五十元

2. 修理校舍洋二十元

3. 雜費洋十元

共洋八十元正。

(二)經常費

1. 校舍房租每月約十三元全年約一百五十六元。

2. 駐校辦事員(兼教員)和專任教員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

3. 校役一人月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

4. 書籍文具等費全年四十元。

5. 雜費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

共七百〇六元

發起人

張	陶善琮
珍	段其偉
李	史文彬
茂	施五常
銀	郭長泰
武	陳勵懋
明	
科	
鄧	
長	
榮	

本埠勞動界

●米業斛司罷工記

▲每石斛力加增四文……罷了三天工……米船屯積到二百四五十號了……組織米業斛司聯合會

本埠南北兩市各米行的斛司，近因生計困難，要求增加斛力不遂於是議決從陰歷十月初一日（十一月十日）起，實行罷工。

自罷工之後，當經米業董事錢貴三向該斛司調解，並由關北斛司代表高永泉出來商議，議定每石加錢四文，合計每石十四文，第二天應即開斛；這項斛費，叫各斛司自向各米店去收取。而各斛司恐怕這事靠不大住，所以定要各米行允許才好。哪知這位錢董事打起官話來了，以為『你們——斛司——如果這樣還不肯答應，那各米行叫學徒自行斛量，不用斛手了』。因此各斛司雖有些被他嚇怕，可是大多堅決起來了，以為非達目的不肯罷手。

斛司從十日罷工起，連罷了三天，河下各幫的來船，已經屯積了一百餘艘之多，內常幫屯積了七十餘艘，魏幫屯積了二十餘艘，江北常州江陰等幫屯積了四五十艘。十二日經米行仁穀所董事張樂君和錢貴三底代表孫潤甫葉惠鈞等，在該公所開會，磋商解決辦法。討論的結果，大家以為際此新穀上場，行家米店，都該體諒斛司底苦情，應該每石加錢四文，

由斛司自向來店主收取。如果該米店有的肯付給者，那斛司可以報告行家，由行家轉報公所，與之斷絕往來。如果行家隱蔽不來報告，那仁穀公所吊取米斛，以為儆戒。議決後，各斛司都允照辦法，由代表于伯生毛長生高榮榮當場簽字，南北兩市准照於十三日一律開斛。仁穀公所並發通告給同業：『通告者，本月初三日下午一時，本公所召集全體各同業公議斛司罷工一事。茲經議得斛司罷工，議加斛力，業已三天，民食生計，兩有重要關係。故決定應由嘉穀堂仍照向章，每石加錢四文。』議由斛司直接向米店收取，如米店有不願贊給者，此後斛司不願再斛該米店之米。凡吾同業，亦與之停止交易。茲經各同業一致照同此議，簽允在案。自經簽允之後，對於嘉穀堂方面對付辦法，均可一致行動。凡吾同業，如有破壞者，即將該行所有斛子，全數提存本公所，再召集全體同業，公議辦法。並一面勸令各斛司，一律照常開斛。今已得斛頭簽允，於十月初四日一律開業。除函致南北兩商會暨嘉穀堂查照外，令即通告，即希各同業一律知照為荷。這通告發出之後，張樂君葉惠鈞兩董事和南北米商公所莊桂清嚴少泉等各董，恐怕還有不妥之處，特於十三日黎明時候，親到豆市街米市上去督飭各斛司開斛。又南北兩幫的米客，也因斛司罷工之後，河下米船，屯積了二百四五十號之多，若再遲延，勢必受虧。故於十三日早晨，也去幫同辦理。

當斛司罷工之時，新開橋恆昌德碾米廠賺米行，該行主朱禮生辦以為開設在租界以內，仍舊開斛。各斛司向該廠詰問，該廠主即用電話報告捕房飭派印捕華捕數名，前來拘人。

各斛司幸虧見機而退，不然，又要齊捉去坐監了。十二日在仁穀公所開會的時候，各斛司就將這事底情由提出，訴明張樂君董事。經張董勸解無効，當由斛司高榮泉于伯生毛長生等召集各斛司在仁穀堂後廳開會，到會者約二百餘人。經衆會商，都以爲恆昌德米行主朱禮生不該報捕，視我們斛司如匪徒。該行既倚庇外人底旗下，仗勢凌人，我們應視如公敵。以後恆昌德底米，我們一概拒絕不斛。所有在該行的斛司，立即辭退生意。他們底薪水由我們公衆維持、我們第一總須堅固我們底團體。

斛司自從經過這次罷工風潮之後，覺得團體是萬不能不組織的了。所以十二日在那仁穀公所後所會議的時候，就商議組織南北市米業斛司聯合會，決定十四日下午開全體大會，先由于伯生高榮泉毛長生等各斛頭，調查得同行南北市，共有夥友七百六十餘人，報名登錄。現在每人先繳洋五角，作爲臨時經費。將本一到經費充足，即行租借事務所，辦理進行事務。

●跑馬會馬夫幾致罷工

士崎

在前星期六早晨的時候，跑馬總會的馬夫，風言將同盟罷工。先是因在夏天的時候，米價很貴，各馬夫會要求增加工資，以度生計。當時馬上就議定，每月各給津貼洋二元，不過到了米價平落的時候，就取消。不料到了本月初旬，米的價格，仍沒有低下好多少，而該項米貴的補貼，就不照前發給。於是各馬夫，都是忿的很，即在上星期五日夜裏與星期日早晨，開了兩次大會，議決如果他們不照前的津貼給我們，我們一律罷工。乃由跑馬總會的管事同各馬主人與馬夫代表會議討論，這事沒有好久就解決了，議定本月份的津貼，仍照前發給，候賽馬完畢之後，再行討論。

